



夏宴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谭华睿

夏初，山色朗润，涧水涨了，风过时，新硬的草尖簌簌低语。春日的喧闹已远，若说“群芳”仍在吐蕊，或显刻意，然而四野浮荡的暗香疏影，衬着远村灰瓦白墙，那未及消散的明艳与芬芳，便是天地无声的邀约。

槐花如雪的盛景刚歇，茉莉的细白、朱顶红的明丽、风雨兰的伶俐便悄然接续。更有飘香藤，新藤初染深碧，叶片青如远山，伶俐伸展，托起朵朵粉红，摇曳生姿，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映入眼底，令人驻足屏息。暖阳融融，倾洒下来，漏斗状的扶桑晕开光晕，珠串似的桔梗紧贴枝干，疏淡至极的四季海棠，在风中轻轻摇摆，似在素绢上勾画暗痕。待星子与流萤悄然聚拢，在枝叶间跳跃闪烁，宛如薄纱后舞动的精灵，引人遐思。

行于树影花荫，山崖野百合的孤清，断桥白莲的净澈，沟渠水仙的幽静，皆如画入眼。这鲜活之色，总令人心尖一颤，旋即又化开，只余一丝微甜的回味。

合欢高坐树端，敏感地捕捉天光。花开时，密密匝匝如云霞般铺展，与碧空相望。细长的花丝自叶间探出，浮游半空，织成朦胧的红雾。其香袅袅，随风游移，沁人心脾。“雨晴夜合玲珑日，万枝香袅红丝拂”，多少人为这形与香所动，恐负了眼前流光，便将心中波澜，凝成诗句，回赠自然。

庭园之花，妙在含蓄。青砖墙根，紫绿相间的三叶草悄然蔓延，院墙上禾雀花攀爬，假山青靄间蔷薇隐现，仿佛蓄了一夜气力，只为在晨光中蓦然点亮眼眸。花影栖于池中波心，栖于楼头檐角，栖于窗棂缝隙，大小疏密，各成风景。夜来风清，暗香摇入梦，晨起推窗，满室流彩，庭院的每个角落，皆被红蕊粉瓣唤醒。抬眼处枝头娇艳，低眉间叶底清雅，栏杆后沉静诱人。俯首处，浓荫匝地，细小花苞在晨光里微颤，将清凉夏意烘托得恰好。仿佛所有心绪，连同日月星光，都悄悄凝结于此，无声参与这场夏的静宴。

江南水巷，轻摇橹声咿呀。柳影朦胧处，凌霄自墙院探头，蔷薇倚着石屏，翠叶抱枝，悄然顾盼。河面倒映屋角三角梅的浓艳，如水中洇开的淡彩。忽而，游鱼自远处掠过，轻啄垂水的吊兰，漾开圈圈水痕。步过石拱小桥，斜对岸庭院后，嶙峋石畔，石竹开成繁密的伞。脚边小池，睡莲舒展，碗莲亭亭，荷叶田田，青苔裹石，泉流淙淙似低语，恍若仙境遗珠。月下回望，远花近朵在清辉中相映，不拘形态，超然物外。

山野之花，常栖峭壁巉岩，于绝处生辉。野菊顶着晕染红粉的花球，锋芒隐现，垂盆草垂下细蔓，缀满星点淡

黄小花。它们默然诉说：娇柔易逝，唯有筋骨里那股百折不回的韧劲，方能与日月同辉，在光阴里灼灼燃烧。

林间小径，松涛隐隐，竹韵萧萧，满目青翠欲滴。欲觅芳踪，须循幽径曲折而上，至山腰或峰顶。俯瞰苍茫林海，蓦地，一树栀子花跳脱而出，如幽暗中兀自点亮的灯盏，那份纯粹，令人心头一震，惊艳无言。人心深处，大抵都藏着这样一束花。它隐于幽微，伏于光影明灭处。只需一念追寻，它便在心谷悄然绽放，散发澄澈光明。

曾困于病榻，久居方寸。自觉如折翼之鸟，似搁浅之舟，坐看千帆过，徒羡百鸟飞，灰颓如尘。亲朋宽慰，终难入心。后偶至公园湖畔，默然独坐。隔岸灯火迷离，寒星远市，竟也染上郁色。湖边木槿开得正盛，可惜风起花落，惊心惆怅。病房后窗外，小院亦有木槿。一夜风雨，落红满地。晨光漫溢时，茂密叶间，竟又绽满新朵！花大瓣薄，紫白相间，如梦幻轻纱。

推窗刹那，见枝头嫣然，心中豁然：“落自落，开自开。无悲无喜，自在芳华。人之精神，亦当如花，不为外物所扰，守得内心宁馨。”

这一落一绽的光影交叠，是天地间惊人的诗行。它照见时光无言地给予，也映出人生笑泪交织的底色。自此，心底萌翳渐散，重获清明。

盛大的群芳之宴，在四季里静静流转。春桃，夏荷，秋菊，冬梅。总有芳菲静立，垂首含情，似待归人。骨子里那份倔强，如长明心灯，不因风雨而晦，总在应时之刻粲然绽放，宛若枝头悬着的小太阳，予人恒常的暖意。

人间道途，亦复如是。既要默然承接严冬的料峭，亦需昂首迎向风雨的激荡。或被修剪枝丫，或遭烈日灼伤。然而，每一株静立的花树，都宛如尘世间悄然洞开的一扇幽窗。

纵使身躯渺小，亦以其本真之姿，无言地映照着大千世界的深邃与辽远。花事一生，有幽香暗度，有华彩灼灼，有盛放时的倾世之姿，亦有凋零时的静美诗行，有孕育果实的沉潜，亦有化作春泥

的坦然。

唯有历尽风霜
雨雪的淬炼，饱
尝生命汁液中湿润
的千般况味，方能将尘
寰得失，视若天际流云，
聚散无心。

纵使身处最幽深的角落，
只要心灯不灭，那源自生命深
处的光，便不会黯淡。

其自身，便成了那一点在混沌
中自明，在方寸间恒耀的光源，寂
静微小，却足以烛照一隅乾坤，更在
无言的生息代谢中，与天地共证，凋
零亦是绽放，归尘处自有新生。万
物荣枯，不过是光与影的流
转，而生命最深沉的盛
宴，恰在这不息的轮
回里，酿就永恒
的回甘。

黑板上的梦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晓丽

八岁之前
我没穿过裙子，迫切地希望

有一条紫色的连衣
裙。然而，我并不知道
这就是梦。梦在村庄里，
在大人的眼里，是睡着后，呈
现在脑海里的各种场景和画面。
大人们常挂在嘴边有一句
话：“睡吧，睡着了，梦里什么都
会有。”

我是在石船村校读的小学。小学
坐落在山坳里，长三间一楼一底红砖青
瓦房是教学楼，有两个班，两个年级，两个
公办老师——向老师、牟老师。

教我们的牟老师，刚满三十岁，额头高，
头发少。孩子们悄悄给他起了个外号“牟光
头”。牟老师多才多艺，喜欢在太阳下山的时候
拉二胡，那弦音似乎在某个拐角打了个转，然后
飘荡在村校的上空。悠扬的二胡声曾一度让村
里的“小芳”着迷。

二年级下期，牟老师用半截白色粉笔在长方
形木制黑板上，一笔一画写下一个方块字“梦”，并
标注拼音。我们拼出了梦字，组了几个词：睡梦、做
梦、梦乡等。

“还可以组成梦想、圆梦。”牟老师又讲道。

木制窗格外的天空湛蓝、高远，垭口梁的风吹到
山坳里，又从窗户吹进来，我们感觉舒缓微凉。牟老
师站在讲台上，175厘米的身高看上去格外高大。他
问我们，有没有想要的东西？同学们争先恐后举手
回答，想要裙子、想吃白米饭、想吃肉、想吃糖等等。

“还有别的不？”牟老师站在讲台上大声问道。

我清楚地记得流水包的谢勤唰地一下站了起来，
大声说：“牟老师，我想走出大山。”这个同学是
班长，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后来他成了村庄里的
第一个中师生。

“这就是梦。”牟老师嘴角上扬，他最得意的
弟子总能给他惊喜。

谢勤的话使我眼前一亮，我幡然醒悟，原来我不光想要裙子，还想逃离大山。

我家到学校有二十多分钟的路程，除了
屋后的两百多米青石板路，其余都是泥巴
路，两节田坎，一长段堰沟。泥巴路天晴还
好，下雨天，暴泥齐膝盖深，人只有卷起裤
管，打着赤脚深一脚浅一脚，摇摇晃晃地
走，那样子就像喝醉了酒。稍微不注意
还会摔倒，摔得衣服裤子裹满泥巴。

别人家的孩子，下雨天有人
送伞，而我总是光着头走在雨缝
里。不能怪别人，因为我曾对

不识字的母亲说：“不要到学
校来，即使下再大的雨也
不要来给我送伞。”我害

怕同学笑话母亲是
文盲，又哪里知
道很多母亲都

是文盲。雨水一滴滴砸在我的眼睫毛上生
疼，水流顺着头发一滴滴落进我的衣服里，
冰凉沁骨……

人在经历了苦难后，会爆发强烈改变的
愿望，梦就在泥巴路上生了根发了芽。所
以，梦不是凭空想象，它是走出来的，在一
次次苦难中煎熬出来的。

牟老师在校播下了梦的种子，全班四十
多人，有二十多种。它们聚集在教室的上
空。多数孩子想走出大山，不想成天走泥巴路，
更不愿像父辈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

母亲听说我想走出大山高兴极了。受
封建思想女孩读书无用论影响，她一生只读
了三册书。她希望我读书，和父亲奋力托举我，
省吃俭用，喂猪喂牛养鸡养鸭卖了钱后，
作为家里的开支和我的学费。有人劝她，女
孩读那么多书干嘛。母亲瞅瞅那人，一句话
不说就离开了。她一生对大事小事都很少
有主见，唯独在这件事上，她异常清醒明白。

当时的农村孩子想要离开村庄，男孩有
两条路：一是参军，二是考学；女孩也有两条
路：一是考学，二是远嫁，嫁到坝脚。这就
是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的最大区别。他们一
出生就和泥巴打交道，泥地里摸爬，从懂事
起就吃着生活的苦。

牟老师是第一个为孩子们造梦的人。娃
儿们就像迷了路，突然找到了方向，那学习劲
头，不亚于今天的高考。灶门口添柴时，用火
钳在地上写字；扯猪草时，数路边的树有好多
棵，苞谷林的间距有好宽，有好多行……

那时的村校没有电灯，也不兴上晚自习，
十多个同学在谢勤的带领下，打着麻梗火把，
自带煤油灯到学校让牟老师补课。老师给我
们补课是免费的。牟老师讲完课堂知识，讲
《华罗庚数学》，还教我们画画、唱歌，唱《铁道
游击队》《亚洲雄风》等等。歌声在昏暗的教
室里回响，从门窗钻出去，在漆黑的村庄飘
荡，像一缕幽梦，潜入夜空。微弱的火苗，在
风中跳跃，像一朵左右摇摆的花，映红了稚嫩
好学的脸庞，也映着牟老师发亮的额头。

四年级开学时，向老师被调到了城里，
牟老师接了六年级的班。我们没了固定的
老师，半学期换一个老师，村里读过高中的
都教过我们。直到六年级，才给我们班安排了
师范毕业的王老师。

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走出了大山。
牟老师离开了村庄，回了城。他或许并不知
道，当年他讲的梦，讲的是跳出农门，影响了
很多山里娃。如果说村校是山里娃梦的起
源地，那么牟老师就是引梦人、造梦人，父
母亲则是托举人，而我们是追梦人。

几十年光阴荏苒，时光暗淡了光影，岁
月磨砺了棱角。

村庄也改变了模样。水泥路入户，沥青
路代替了黄土路，回家再也不用走泥巴路。
那些曾经走泥路的娃，有的回到村庄，有的
落户他乡……不论在哪，他们都曾在泥路上
挣扎过，黑板上的梦也曾似一盏灯，照亮过很
多人的远方。

